

# 卷之八

刚强不仁。

传曰：孔子以刚为近仁，太上以刚为不仁，圣人之言，岂相戾哉。孔子所取之刚，乃刚毅之刚，确然不夺乎内，君子之刚也，有杀身以成仁，故曰近仁。又曰根也，慾焉得刚。太上所戒之刚，乃刚强之刚，忿然常见乎外，小人之刚也，凌人暴物，焉得仁哉，故以不仁。又曰强梁者，不得其死。又曰：坚强者，死之徒。大抵刚强之刚，不能自戒，则便有不仁之失，在乎其间。太上所以断而书曰：不仁也。昔桓范，持节都督青徐诸军事。初到徐州，与郡守徐岐争屋，便欲引节斩岐。岐奏于朝，范以理屈坐免。及知冀州时，吕昭才为镇北将军，冀属镇北。范以昭才仕进出其後，意轻之，语其妻曰：吾宁能三公长跪，不能为吕子展屈。妻曰：君在徐州，便欲引节斩岐，人皆谓君难为作下。今到冀州，又不欲为吕子展屈，人必谓君难为作上。范忿其言，以刀鑊撞其腹，妻堕胎死。强梁如此，非不仁乎？包孝肃内刚不屈，僚属有所关白，多面折之。至於所言中理，亦未尝不怡然而改，由是人皆服其刚而不愎。此即刚毅之刚，与刚强之刚，有所不同。而太上、孔子言，之所以亦有异也。窃尝论之，纵非刚强之刚，而用刚不已，亦不保其无失。杨文公亿以文章独步，帝颇爱之，竟以刚不容物，赞之者众，帝春遂衰。王内翰禹偁亦以文章独步，帝有意於用之，亦以刚不容物，沮之者众，命竟不下。然则用刚不已，岂不有累於身乎？二公尚尔，况余人乎？

赞曰：

刚非克刚，暴而无亲。强非自强，必多上人。是谓凶德，又焉得仁。善念斯绝，何恶不臻。厘尔多福，枯木难春。

狠戾自用。

传曰：狠戾自用，按如佛说，譬之恶马，言难调也。难调如马，当为无等人乎。是故太上於《法轮经》，尝以不自用故彰勉人。今於此篇，又以

狠戾自用为戒。而吾夫子亦曰：愚而好自用，贱而好自专，如此者，灾及其身。三教圣人，言皆如此，其可不戒？大抵狠戾自用者，则吾友知识，必不亲近；性命道德，必不喜闻。日用之间，一切拗强，能无失乎？惜其不知从善如流。君子所践，其可自用，况狠戾乎？昔李文正公昉每自言曰：周显德末，吾为翰林学士。丁太夫人忧起，复充职。时礼部侍郎窦俨尝责吾曰：夫鱼袋之取事君夙夜匪懈之义，以黄金为饰者，亦身之华也。子居太夫人忧恩诏抑夺，不当有金玉之饰。吾遽谢不敏，自是每志于心曰：夫为人子者，丧礼固非预习，然三年之制，苟不中礼，非惟有亏名教，亦何面目处身於搢绅之列乎？於此益知窦君之言，真长者也。正叔先生过范尧夫治所，谓尧夫曰：闻旧帅死，公始代之数日，便设筵张乐，宴犒军将，有之乎？曰：有之。先生曰：当初只合打散，使知所以不给财食者，旧师亡也。尧夫面热汗洽，愧集于中。明日追送先生于界上曰：非先生远出，不闻此言贤矣哉。二公临事，从善如此，是宜名振当时，而泽流後裔也。狠戾自用者，是可望乎？

赞曰：

仲虺有方，自用则小。善必难迁，狂不可矫。吝心封闭，私眉胶扰。愎諫陵物，恶积衅兆。灾及其身，乃其自召。

是非不当。

传曰：庄子曰：彼亦一是非，此亦一是非，果且有彼是乎哉？果且无彼是乎哉？此则超出於是非之外视是非，固若无是非也。苟或尚与世接，不免事有是非。一是一非，皆计利害。在一国，则计一国之利害；在一家，则计一家之利害。孰

谓不然乎？是故荀子曰：是是非非之谓智，非是是非之谓愚。愚之为言，犹言不顾利害，而妄有非是是非也。败人之事，不为愚乎？惜其不知处心平正，不敢妄有非是是非，即日便当度世。不闻尹邹之事乎？昔尹师鲁与人谈论是是非非，无所隐避，不为苟止，亦不苟随，惟务穷尽道理乃已。临终之日，先以手书别文正。文正驰至，则公已沐浴衣冠，端坐而逝矣。文正哭之恸，公复张目曰：已与公别，何用复来，死生常理，希文岂不晓乎？言讫，复捐而逝。曩非平日是是非非，无所隐避，死主之际，能如此乎？邹宿为内殿崇班，正直无二，是是非非，未尝妄发。至於背义贪残，恣杀物命，皆所不作。竟为真武真君收录，署之部下。庆历初，任郑州监酒。日忽风雹大作，下一无盖铜棺，公即端简入卧其中。不刹那顷，复下一盖，自与棺合。震霆一声，则其棺已在半空，冉冉向北而去矣。今为北极寿限司判官，每岁一次，随真武真君下降，勘筭世人善恶功过，较量寿限长短。曩非平日，是是非非，不敢妄发，真武真君其肯以此重职而轻付之乎？二君如此，而超度如此，彼非是是非者，当如何哉。

赞曰：

谁毁谁誉，三代直道。是非之公，如辩白皂。小智既凿，臧否类倒。丑正朋邪，跖廉夷盗。天鉴不迷，出日杲杲。

向背乖宜。

传曰：向也者，趋向之谓也。背也者，违背之义也。当向而背，当背而向，即太上所谓乖宜也。乖宜之事，君子有所不为，而小人为之，而无忌惮也。昔王资政存议论平恕，无所向背，志有所守，确不可夺。温公尝称之曰：并驰万马中，而能驻足者，其惟王存乎？是以始自束发，至於老耄，历事五朝，所持一心，屡更变故，所守一道。刘忠肃贇尝论助役十害在位者，责其向背，下司农寺，诘令分析。公曰：臣所向者忠直，所背者邪佞。所向者义，所背者利。所向者君父，所背者权臣。政令如此，获罪固已自分。然助役终为天下害，愿陛下勿忘臣言。人皆为公缩头，公则不问。若二公者，其於向背有乖宜乎？至於李师中、吴孝宗之流，便不然矣。李师中平日议论，与荆公大不合。及荆公权盛，师中复欲合之，於舒州作一亭，榜曰传岩。以刻公曾倅舒，而又始封舒也。吴孝宗初对策，力抵熙宁新法。及荆公得君，孝宗复为十卷巷议，以上荆公言：间巷之间，皆言新法之善。荆公鄙之。乖宜如此，为君子耶？为小人耶？

赞曰：

事得其宜，此之谓义。见理必明，用心勿贰。从违既决，祸福顿异。毋远仁贤，毋近邪伪。惟顺人道，斯合天意。

虐下取功。

传曰：烛遇暗则成破暗之功，舟得水则成载物之功。大抵水到渠成，功当自立，固无待乎取也。苟有意於取之，则便有虐下之失在乎其间。功未必立，而祸必先之矣。所谓虐取其财，虐用其力，皆为虐也。请以虐取其财言之。盖财者，人所急也。不闻王谔、马缘之事乎？昔王谔，以强鸷处官。绍兴初，为四川都转运司干办公事。被檄摧井潼川，躬自诣井，尽令井户承认大额，合认五十斤者，必令倍认百斤，利其没官，而官自煎也。未几，井户皆至破败，谔亦暴卒，遂受牛身。当死之夕，其友杨使君举家皆见谔来求救，则公裳下已穿出一尾矣。明日邻家，果生一牛。又有马缘者，亦为干官。性尤苛虐，每出督钱，不问额之虚实，物之盈缩，一切必欲多得。稍不满意，便敢肆暴，人因呼为马刷子，言其好刷钱也。或以谔事戒之缘曰：正令即日，便生两尾。亦所不问，既而，疽发于背之左，数日又发于右，两疽相对，宛如杖脊，深可寸余，洞见五脏。僚友省问，无不惊骇。至是，始自伏曰：後之刷钱者，要当以某为戒。肉烂至尽，一息方绝。又如李谿无子，陈恕兵死，林特子孙皆死非命，亦虐下也。

赞曰：

世有健吏，不畏简书。斫刈民力，以充苞苴。囊橐既溢，复献羨余。高爵易享，华屋可居。身及孙子，其终何如。

諂上希旨。

传曰：主知生死罪福之科，为之都司者，无若酆都。酆都北帝之下，惟玄滋天君，助理四君、六天大魔、天地水三小官，不显姓字。其於僚属，见於《真诰》者，皆世之忠直之士。求之其上，如邵公爽为南明公，吴季札为北明公是也。求之其次，如贾谊为西明都禁郎，臧洪为鬼官北斗君、天门亭长是也。又求其次，如纪瞻为北天修门郎，温峤为监海开国伯是也。曷尝有諂上希旨者，得与其列乎？大抵事君贵忠，一言之諂，即名不忠，不忠之臣，天所必谴，何望超度。昔唐高宗将立武昭仪为后，畏大臣异议未决。一日，召李积、长孙无忌、于志宁、褚遂良等计之。遂良等皆持不可，积独不出，志宁顾望不对。後数日，帝复密以访积。当此之时，使积能以一语谏止，在积不失为忠，在唐亦不至有宗室之祸。积则不然，卒以陛下家事，无须问外人为对。由是帝意遂决，昭仪立，而唐之宗室殄矣。观积之意，不过私己畏祸，以求自安。不知己竟不可私，祸竟不可畏。身死未几，赤族发冢，祸皆及之。孰谓諂上希旨，为无祸乎？又有郭崇韬者，亦坐此也。崇韬既居显位，自见功高，心怀反侧，於是白帝，欲立刘后，意在自固。不知人心难知，易至反背。其後，杀崇韬者，乃刘后也。然则諂上希旨者，是可为乎？为之得无祸乎？

赞曰：

諂上迎合，希旨开先。所谓逢君，罪莫大焉。主意未决，或可变迁。一语从臾，亚心力遂坚。丧身亡国，毋宁怨天。

受恩不感。

传曰：按《法苑珠林》云，人之受恩，譬如种谷，种虽因地，非雨不生。洎至谷成，不可只言因地，不言雨恩也。又按《智度论》云，受恩不感，甚於畜生。尝读柳文，见一则事，益知受恩不感，畜生有所不忍为者。为人而不及於畜生，岂不甚於畜生乎？昔荐福寺，有一鹑栖於浮屠之上。冬之夕，铃取鸟之可以盈握者，不杀而左右转易，以暖其爪掌。及旦，复完而纵之。既纵，又极目远观，鸟东没则西飞，西没则东飞，意不欲复相见，而再攫之也。呜呼，鹑之为物，但知攫物决裂而食。今於一夕，暖爪掌之鸟，乃能如是，彼受恩不感者，岂不畜生所不为乎？惜乎不知感恩之人，最为近道。非感恩，便为近道。即其感恩，则其平日履践，从可见矣。宣和中，士夫有徐文中者，尝游东都。所役兵偶为车轹，蹙不能行。遇一道人，传以少药，步履如初。兵大感激，徧游天下，访求其人，少致谢悃。一日，复遇诸途，哭泣拜谢。道人曰：吾施恩於人者多矣，未尝有一人，得如子者。於是授以秘诀，兵遂得道。文中闻之，诣兵问道。兵曰：清静是道，简易为上。文中顿若有省，竟亦得道。孰谓无有感恩，而能得道乎？世之如兵者，有几人乎？

赞曰：

世有忍人，甚於豺虎。藉其卵翼，报以斨斧。人道斯绝，无君无父。翳桑卫盾，漆身没豫。负恩报恩，施者勿顾。

念怨不休。

传曰：德山示众云：毫厘系念，三途业因，警尔情生，万劫羁锁。此但念念在法，为累尚尔，况念怨之念，念念不休者乎？当知念怨不休，最能令人自缚，永劫不得解脱，沦入三途，其速如箭，不闻忏悔。所谓若无怨对，无有恶道之说乎？谨按经云，怨习交嫌，发于衔恨，是人命终，未舍暖触以前，便有飞石投柅、囤贮车槛、瓮盛囊扑等事，现于其前。此即念怨不休，死当堕入地狱者也。又云：贪恨为罪，是人罪毕，得出地狱，遇虫成形，名虫毒鬼。此即念怨不休，又当堕入鬼趣者也。又云：虫蛊之鬼，蛊灭报尽，生於世间，多为毒类。此即念怨不休，又当堕入畜趣者也。佛语无诳，孰谓为不然乎？其间，又有已堕三恶，而念尚不休者。如冀州之盗，既以劫盗，而死堕地狱矣，尚以郡守张冀法外杀之为念，念而不休，必欲追冀到狱是也。如《毗婆论》所载之鬼，既以积罪而死堕鬼趣矣，尚以女子於五百世前曾一杀之为念，念而不休，竟至复断女子之命是也。如杨褒廐中之骡，既以恶业而死堕畜趣矣，尚以得道王鹤旧尝与之有怨为念，念而不休，竟至归杀王鹤是也。然则怨之一字，岂不最能令人自缚，永劫不得解脱乎？不闻第三十祖璨大师之言乎？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师向璨政敬曰：愿和尚慈悲，乞与解脱。璨曰：谁缚汝？信曰：无人缚。璨曰：既无人缚，何

用更求解脱？信於言下有悟，遂得解脱。使璨此言广行流布，则不休必休，不解脱必解脱矣。

赞曰：

夷齐不怨，志於求仁。礼人不答，孟子反身。情恕理遣，无物不春。郤克记笑，暴骨交邻。一念芥蒂，万恶之因。

太上感应篇卷之八竟

---

🕒版本号 #1  
★由 Li 创建于 14 七月 2023 15:49:01  
✎由 Li 更新于 14 七月 2023 15:49:49